

· 开国领袖自传(自述)典藏 ·

毛泽东自传

The
Autobiography of
Mao Tse-tung

毛澤東
自傳

The
Autobiography of
Mao Tse-tung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自传/[美]斯诺(Snow, E.)笔录;汪衡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8

ISBN 978-7-80173-915-5

I.毛… II.①斯…②汪… III.毛泽东(1893~1976)-自传
IV.A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2938号

毛泽东自传

著者 [美]斯诺 笔录
译者 汪 衡
责任编辑 王逸明
策划编辑 李冶威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6开
18.5印张 270千字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915-5
定 价 32.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64270995 传真:(010)64271499
销售热线:(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一颗红星的幼年	1
第二章 在动乱中成长起来	19
第三章 揭开红史的第一页	45
第四章 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	67
附录一 毛泽东论中日战争	87
附录二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	99
附录三 斯诺眼里的毛泽东	105
编后记	121

第一章

一颗红星的幼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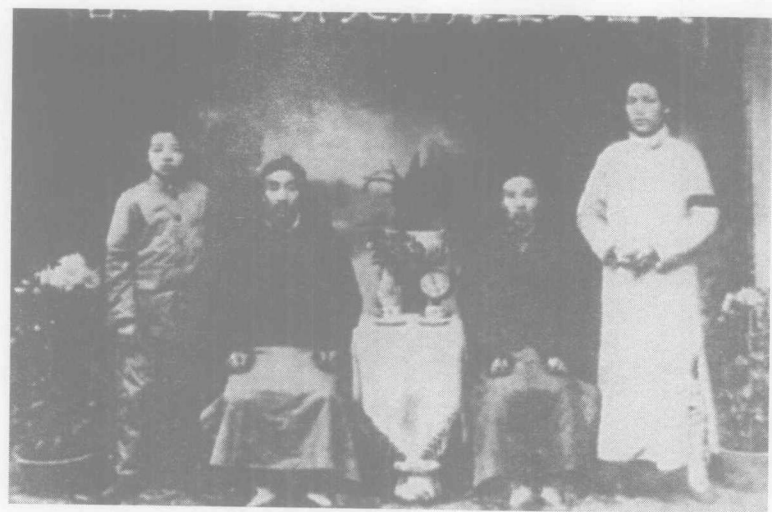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我的父亲^①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②。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他的田地。



韶山冲上屋场毛泽东故居（左）；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母亲文七妹（右）

^① 据斯诺著《西行漫记》载，毛泽东的父亲叫毛顺生，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② 据《西行漫记》载：“他当了好多年的兵。”



1919年毛泽东同父亲、堂伯父及弟弟毛泽覃的合影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我家只有十五亩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自己。在我们增加了七亩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和两个妹妹。不过我们每年仍有三十五担谷的剩余^①，因此，我家一步步兴旺起来了。

^① 据《西行漫记》载：“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了一点钱。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们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岁时便开始耕种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够饱的。

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



毛泽东就读的韶山南岸私塾旧址



1919年毛泽东(右一)三兄弟与母亲的合影

山谷里面的。我飘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胜利的“罢工[罢课]”^①。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

^① 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雇工吃鸡蛋和咸鱼片，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则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但当我十三岁时，我找到了一种有力的理由和我的父亲辩论，我引经据典，站在父亲自己的立场上和他辩论。父亲常（常）喜（欢）责（备）^①我不孝和懒惰。我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轻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②，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① 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所加。

② 据《西行漫记》载：“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

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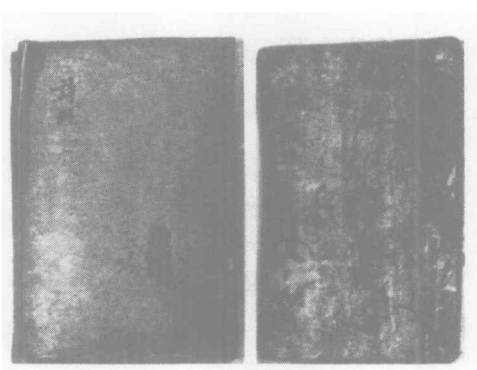
我的不满增加起来了。辩证的斗争在我们的家庭中不断地发展着（在说话的时候毛很幽默地引用这些政治术语，他一面笑一面追述这些事件——史诺^①）。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打骂得更厉害。

再想到这一点，我以为我父亲的苛刻，结果使他失败。我渐渐地仇恨他了，我们成立了一个真正的“联合战线”

^① 史诺，即埃德加·斯诺。括号内文字是斯诺采写时附注的。

来反对他。这对于我也许很有益处，这使我尽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记账，让他没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能够记账。我的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两人都出身农家。我是家庭中的“学者”。我熟读经书，但我不喜欢那些东西。我所喜欢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精忠传》、《水浒传》、《反唐》《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①，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也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



毛泽东童年读过的《诗经》、
《论语》

① 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动的年龄时读它们。

最后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这使父亲十分生气，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当他有一次，因对方在中国旧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适当的经书而使他官司打败以后。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叫做《醒世良言》[《盛世危言》]^①。该书的作者们都是主张革新的老学者，他们以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我的父亲认为这一类的书是浪费时间的。他要我读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的如经书那类的实际东西！

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

在少年与中年时期，我的父亲是一个不信神佛的人，

① 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但母亲则笃信菩萨。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九岁的时候，我便认真地和母亲讨论父亲没有信仰的问题了。^①自那个时候以及以后，我们都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他的心，但没有效果。他只是责骂我们。因为我们受不住他的进攻，我们退而想新的计划。但他无论如何不与神佛发生关系。

不过，我的读书渐渐地对我产生影响：我自己愈来愈怀疑神佛了。我的母亲注意到这一点，责备我不该对神佛冷淡，但我父亲则不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在途中碰见一只老虎。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惊逃，但我的父亲却格外地害怕，后来他对于这次奇迹的逃生，仔细想过。他开始想他是不是开罪了菩萨。自那时起，他对于菩萨比较恭敬起来，有时也偶尔烧香。但是当我愈来愈不信神佛时，他老人家却并不管。他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向神祷告。

《醒世良言》[《盛世危言》]^②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我也已经厌恨田里的工作了。这自然是父亲所反对的。我们为了这事发生争执。最后我从家庭中出走。我到一个人失业的法律[法科]^③学生家里去，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在一位老秀才面前攻读了更多的经书，并读了许多当代论

① 据《西行漫记》载：“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

② 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③ 同上。

著和几本书。

在这时候，湖南发生一桩影响我的一生的事件。在我们读书的小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们一班同学看见许多从长沙回来的米商[豆商]^①。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大家都离开长沙。他们说是城中发生了大乱子，并把这件事告诉我们。

原来那年发生一个大饥荒，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东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巡抚，请求救济，但他却傲慢地回答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城里多得很，我向来就没有缺少过。”当他们听到巡抚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愤怒。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一次示威运动。他们攻进满清衙门，砍倒作为衙门象征的旗杆，并把巡抚赶走。过后，布政使骑着马出来了。他告诉老百姓，政府准备设法救济他们。他这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皇帝（或许是慈禧太后吧）不高兴他，责备他与“暴徒”发生密切关系，并将他撤职。一位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捉拿为首的乱党。其中有许多人被砍却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

这事件，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它给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学生都同情“乱党”，但只是站在旁观的立场。他们并不了解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有）^②什么

① 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② 括号内文字为编者加。

关系。他们不过把这事当做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记它。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

此后不久，“哥老会”（全国闻名的一种秘密结社）的会员和当地的一个地主发生冲突。他在法庭上控告那些会员，他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地主，判决自然是有利于他的。“哥老会”会员失败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向这个地主和政府反抗，他们退到一个山^①上去，在那里建筑了他们的山寨。官兵派来打他们，同时那地主散布一个谣言，说他们揭竿造反的时候杀死了一个孩童来祭旗。当时叛徒的领袖叫做“磨刀石彭”^②。叛徒最后战败，彭被迫逃亡。结果他被捕砍头。然而在我们这般学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造反。

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发生食粮恐慌。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了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他不顾本村缺少食粮，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乡村运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① 据《西行漫记》载，这个山叫“浏山”。

② 据《西行漫记》载：“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彭铁匠的人。”